

太一生水的數術解釋

李學勤

荊門郭店一號楚墓竹簡發現後，首先引起學者注意的是其中的《老子》，特別是簡本《老子》增多“太一生水”等內容，使大家十分驚奇。“太一生水”有怎樣的意義，與《老子》關係如何，眾說不一。這裏謹將個人的見解貢獻出來，供討論參考。

首先要說明的是，“太一生水”等文字，雖不見於傳世《老子》，但就簡本而言，實與《老子》不能分割。如《郭店楚墓竹簡》整理者所說，簡本《老子》原有三組，其簡的形制、長度互有不同。“太一生水”十四支簡，簡端平齊，長 26.5 釐米，編綫間距 10.8 釐米，“形制及書體均與《老子》丙相同，原來可能與《老子》丙合編一冊”^①。因此，從文物工作角度看，沒有理由把這十四支簡分立出來。簡本《老子》丙應原有二十八支簡，包括今見於傳世《老子》各章和“太一生水”等內容。

我曾提出，《老子》書中並無“太一”概念，“太一”在道家的起源當出自關尹一派^②，至於“太一生水”之說的思想性質，還未及論析。本文想講的，是“太一生水”深受數術家的影響，同天文數術有直接密切的關係。

① 荊門市博物館《郭店楚墓竹簡》，第 125 頁，文物出版社，1998。

② 李學勤《荊門郭店楚簡所見關尹遺說》，《中國文物報》1998 年 4 月 29 日。

“太一生水”等內容多承襲《老子》，即以文字而論，如“爲萬物母”、“天道貴弱”、“功成而身不傷”之類，殊屬明顯。至於其數術色彩，祇要與1942年長沙子彈庫出土的楚帛書對看，就易於判明。簡文說，太一生水，以成天地、神明、陰陽、四時、滄熱、濕燥，“成歲而止”。帛書則云伏羲咎（軌）天步地，疏通山陵，殊有日月，四神（即四時）相代，“乃止以爲歲”^①。兩者年代接近，所說固然不同，而歸結於四時成歲則是一致的。四時成歲的框架，正是中國古代數術的基本要素之一。

如果上面這一點還可有所懷疑的話，簡文有一處確鑿無誤的數術性質的證據，即：

太一藏於水，行於時。

這兩句祇有作數術解釋，纔能夠講通。原來，這裏說的是後世所謂太一行九宮數術的雛型。

太一行九宮詳見於《易緯乾鑿度》卷下，東漢鄭玄注：

太一者，北辰之神名也。居其所曰太一；常行於八卦日辰之間，曰天一。或曰太一出入所遊息於紫宮之內外，其星因以爲名焉，故《星經》曰：“天一、太一，主氣之神。”行，猶待也。四正四維，以八卦，神所居，故亦名之曰宮。太一下行，猶天子出巡狩，省方岳之事，每卒則復。太一下行八卦之宮，每四乃還於中央。中央者，北辰之所居，故因謂之九宮。天數大分以陽出，以陰入。陽起於子，陰起於午，是以太一下九宮從坎宮始。……行則周矣，上遊息於天一、太一之宮，而返於紫宮。行從坎宮始，終於離宮，數自太一行之坎爲名耳。……

在古人心目中，太一是北辰之神，《樂緯協圖徵》：“天宮，

^① 李學勤《簡帛佚籍與學術史》，第48—49頁，時報出版，1994。

紫微宮也。北極，天一、太一。”紫微垣有太一星，即現代星圖天龍座 10；天一星，即天龍座 9^①。兩顆星都較暗弱，但是《史記·天官書》稱：“中宮，天極星，其一明者，太一常居也。”這是指帝星，即小熊座 β ， β 是相當明亮的二等星。現在它距北極有約十五度半，兩千多年前祇七度多^②，作為太一常居是適宜的。《春秋緯元命苞》：“北者，極也；極者，藏也。言太一之星高居深藏，故名北極。”所云太一之星即指太一常居的帝星而言。

《天官書》又說：

斗為帝車，運於中央，臨制四鄉。分陰陽，建四時，均五行，移節度，定諸紀，皆繫於斗。

“斗為帝車”，也就是太一之車。由此可知，太一的行九宮，實際上便是斗柄旋轉周行的視運動，被當時的學者數術化了。

1977年，阜陽雙古堆一號墓出土有太一行九宮式盤，我們曾經詳細討論過^③。式盤的上盤標有位於斗柄延長綫上的招搖（牧夫座 γ ），可以明確看出太一周行與斗柄運動的聯繫。雙古堆墓的墓主卒於漢文帝十五年（公元前 165 年）。

這樣，“太一生水”簡文所說“太一藏於水，行於時”就得到解釋。“行於時”是太一的周行，“藏於水”是太一從五行屬水的北方始。太一常居北極，在一定意義上也可說是“藏於水”，請參看前引《元命苞》文。

自然，產生“太一生水”的年代下限即公元前 300 年左右，太一周行的理論不會太複雜。當時說“太一藏於水，行於時”，祇意味着太一常居北極，始於北方，周行四時，恐怕沒有結合八

① 伊世同：《全天星圖》，第 1~2 頁，地圖出版社，1984 年。

② 錢寶琮：《太一考》，《燕京學報》第十二期，1932 年。

③ 李學勤：《九宮八風及九宮式盤》，《古文獻叢論》，第 235 至 243 頁，上海遠東出版社，1996 年。

卦而形成九宮。到百餘年後，太一行九宮式盤的時期，這種理論已發達成熟了。

戰國中晚期道家受到陰陽數術學說影響，在《管子》、《鶡冠子》等書中都不難看出來。“太一生水”把“道生一”那套道家思想與太一周行結合，正是其時思想潮流的一種表現。

一九九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

附記：本文曾提交 1999 年 1 月由臺灣輔仁大學哲學系召開的“本世紀出土思想文獻與中國古典哲學”學術研討會宣讀。